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rom the Selected Works of Gang Zhao

Spring March 16, 2006

Some thoughts on making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Gang Zhao,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s://works.bepress.com/gang_zhao1/10/

关于汉英词典编纂的一些思考

赵 刚

摘 要 本文就汉英词典的编纂进行了思考,认为汉英词典在规模、读者定位以及基于这两方面的词典内容方面,均应打破成规,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汉英词典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 汉英词典 规模 定位 内容

综观国内的汉英词典,除了那几部双语辞书界所熟知的大部头词典外,几乎没有几本具有影响力、针对性强的汉英词典。汉英词典的使用者也只是限于英语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程度、经常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员。一般大学生(包括英语专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几乎从不使用汉英词典。笔者对自己任教的英语专业二年级和第二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作了调查,发现他们之所以不用或很少使用汉英词典的主要原因是:(1)当前出版的汉英词典主要以帮助翻译为己任,很少考虑语言学习的因素,而大学生真正接触翻译实践的机会少之又少,他们需要的是以语言学习为主、能与英汉词典相互补充的学习型汉英词典。(2)当前较好的几部汉英词典均为大型词典,价格昂贵、携带不便。(3)对汉英词典了解太少,不知道如何使用汉英词典来帮助语言学习。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值得辞书编纂界深思,因为它触及了辞书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编纂理念和市场培育。本文拟就前者作一番探讨,主要论及汉英词

典的规模问题、读者定位问题以及基于这两方面的词典内容问题。

一、汉英词典的规模问题

国内汉英词典的编纂理念一贯为“求大求全”，其中又以《汉英大辞典》的主编吴光华先生为代表，认为只有大而全的汉英词典才最为实用，所以他提倡汉英词典的收词应该遵循“拣到篮里就是菜”的原则。在2003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五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吴先生甚至认为汉英词典应该大量收录汉语中出现的字母词，而且应该想办法将字母词编排在词典的正文中（按：当前一般汉英词典均对字母词收录不多，且作为附录）。不可否认，这种“求大求全”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笔者认为，汉英词典要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编纂理念必须改变，原因如下：

其一，近三十年来（从1978年《汉英词典》出版至今），大型汉英词典的编纂在国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以帮助翻译为主要功能的大型汉英词典至少在目前已趋于饱和，而且在互联网的协助下这些词典已经基本可以满足译者的查询需求了。再按照这样的模式编纂下去，除增加收词量之外，要想再有大的突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国内汉英词典在其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实鲜有创新，最大的变化仅在于新词新义的增加，而在条目编排、词性标注、例证取舍安排以及释义方式等方面，均遵循了1978年出版的《汉英词典》的模式，可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创新。

其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一本词典“包打天下”、收录某种语言所有词汇和用法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否则，词典岂不成了“巨无霸”？专门语文辞书、专科辞书岂不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三，词典的规模势必与价格成正比，动辄上百元的词典往往会把普通读者（如大学生）拒之门外，从而造成销售不畅。我们知

道,词典也是商品,其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市场的接受。商品没有市场,生产者就会革新乏力;词典没有市场,编纂者也很难有修订的动力。

其四,“大而全”的汉英词典未必就实用。词典是否实用,关键在于能否满足某个读者群的具体需要。当前的大型汉英词典在这个方面似乎处境尴尬:对翻译工作者而言,它们收录了太多的方言词、废弃词;对语言学习者而言,它们缺乏语言学习方面的信息;对希望学习汉语的外国读者而言,它们又过于“内向”,而且规模过大,令人望而生畏;就记录语言事实而言,它们似乎又无法与《汉语大词典》等单语词典相媲美。它们大多标榜可作数用,但其实想要“适合所有人”,却“失掉所有人”。这从读者对当前汉英词典的评论中就可窥得一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汉英辞书编纂的首要问题不是求大求全,而是求新求精,词典的规模应该缩小,读者群的定位应该清晰,词典的质量应该得到切实提升。

二、汉英词典的读者定位问题

既然词典也是商品,就应该如上所述合理定位其读者群;读者群定位错误或不当,势必影响词典的编纂和销售。当前国内大型汉英词典的定位一般都以“广大英语学习者、使用者为服务对象,也可供外国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之用”(见《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前言)。这样的定位似乎有点模糊。首先,“广大的英语学习者、使用者”既包括高级程度的翻译者,也包括广大的大学生(尤其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而这两个群体其实差别很大。以翻译为目的的词典与以语言学习为目的的词典,应该有本质的不同(见下文)。其次,“也可供外国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之用”显然也有点勉强,这是内向型词典和外向型词典的区别,是输入型词典和输出型词典的区别,双语词典界人所尽知,在此不再赘言。定位模

糊,而在编纂中又大幅度倾向于翻译,结果恰恰使词典丧失了最“广大(的)英语学习者、使用者”,因为从事翻译的毕竟只是英语达到一定程度的少数读者。

笔者认为,汉英词典的读者定位一定要清楚,要打破以前那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从具体读者的具体需要出发,设计不同的编纂模式和词典内容。这样,就可能出现用于翻译的词典,用于协助英语语言学习的词典,用于传播中国独特文化的词典,以及用于供外国人学习汉语、了解汉语的词典等。读者定位清晰,词典的针对性就会大大加强,词典就会特色鲜明,销量也就会大大提高。

三、汉英词典的内容问题

词典定位清楚之后,就应该考虑内容问题,而词典的内容应该与词典的定位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词典的内容应该根据词典定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根据词典的定位进行打造。这里就前面提到的几类汉英词典作一简单设想。

1. 用于翻译的汉英词典

这类词典在收词立目方面应该强调与时俱进性(收录新词新义或者一些已经普通化的科技术语)和实用性(不收那些使用频率不高的方言词或废弃词),在努力编好基本条目(如“调查”、“打击”等)的同时兼顾百科性,处理好新词、科技用语的收录和翻译。

释义方面,首先要注意提供原语词目的语义对应词,强调“可插性”,尽量剔除解释性的译文。其次,要注意译文的可选择性(一个词目下可以给出多种译文,以便译者根据语境的不同进行选择),词性上的可对应性(两种语言词汇具有相同的词性),义项分列和解释的科学性、实用性。

例证方面,这类词典在例证中应该多设短语搭配(尤其是动宾搭配,因为这是翻译中的难点所在),适当剔除一些生僻冗长、互文性强的文学例证。强调在例证翻译中展现某些英语表达式的语法

特点,以节省译者再去查询英语词典或英汉词典之劳;例证译文要有多样性。

这类词典的编纂者最好是有长期实践积累的翻译工作者,因为这些人员真正了解读者的需求,了解翻译过程中的困难所在,了解汉英词典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读者进行翻译,从而在词典编纂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做到有的放矢,确保词典真正对翻译有用。

2. 用于协助英语学习的汉英词典

这类词典应该把重点放在汉语基本词汇上,突出例证部分。具体而言,可以:尝试增加例证数量;提高例证以及例证译文的质量;突出例证译文的语法搭配;体现语言的可再生性特征,帮助读者举一反三地迅速掌握该词目及相关词语的英语表达方式。《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利用“斜杠(/)”和“省略号(...)”体现语言再生性特征的方法值得参考,请看该词典中一些词目或例证的译文(加下划线部分为词目):

吊销驾驶执照 :cancel/ confiscate/ rescind a driver 's license

镇压骚乱 :crush/ put down/ quash/ repress/ suppress a riot

煽动骚乱 :ferment/ incite/ instigate/ provoke disturbances

诧异 :be surprised/ startled/ astonished. . .

笔者认为,编纂该类词典时不妨尝试采用将汉英词典与英语词典和汉语搭配词典相结合的原则,既重翻译又重搭配,在搭配中体现翻译,在翻译中加深对搭配的认识。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3. 用于传播中国独特文化的汉英词典

这类词典应该将重点放在体现中国文化的条目上,因为读者群可能会是译者或者外国读者,所以应该兼顾前者的翻译之需及后者的求解之需,一般在给出一个对应词之后应该进行解释,例如“衣冠冢”就基本可以处理为“cenotaph [a tomb containing personal

effects of the deceased, whose remains are either missing or buried elsewhere]”,前面的对应词是为翻译之需,后者则为求解之需,但一定注意不要像当前出版的某些汉英词典那样,将二者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令读者不知所云。

此外,这类词典不妨使用插图协助释义,因为一些表示中国特色事物的词语(如“龙”、“凤”、“三节棍”、“山里红”、“木斗拱”等)或在文化内涵上与英语有所差异,或一两句话很难解释清楚,配以插图则可一目了然地予以展现,简单易懂。英语词典中利用插图帮助释义、传递文化差异的做法并不鲜见,但汉英词典中却极为少见(2003年出版的《新时代汉英词典》中有少量插图),编纂者不妨一试,或许会令人耳目一新。然而,给哪些条目配图才算恰当,是汉英词典编纂过程中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显然,给“太阳”、“月亮”、“猫”、“狗”等配图只是徒增篇幅,而给“状元”、“举人”、“进士”等配图则是难上加难。所以,笔者认为,汉英词典在编纂过程中可认真研究其他双语词典以及各种单语词典的配图特色,找出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再作创新。

最后,虽然这些词典在例证方面几乎没有要求,但如果编纂者旨在传播中国文化,不妨设置一些文学例证,引用一些中国诗词、名言警句或者歇后语之类的例证,也可以设置一些词源考证之类的背景知识,供外国读者参考学习。

4. 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汉英词典

这类词典因其外向型的特征,要充分考虑到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所在,如对汉语中的虚词、量词、多义词等,要利用例证充分体现它们的各种用法特点,尽管有时候对应的英语译文没有多大变化。这类词典目前在国内已有所发展,尤其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同仁们正在这方面进行探讨,本文不再赘言,只提一点,即这类词典应该大大有别于前三类。

以上是对编纂几类比较常见的汉英词典的一些简单构想。但汉英词典的类型决不仅如此,本文仅作引玉之砖。

汉英词典作为一种商品,要取得市场、赢得读者,就应该改变或修正以往比较陈旧的编纂理念。编纂者应该从词典的规模、读者定位以及基于其上的内容设置、甚至是编排体例等方面进行创新,编出针对性强、内容实用、编排新颖、价格适宜的词典来。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上海 200062)

(责任编辑 陆嘉琦)

(上接 93 页)

但无论是动词配价,还是名词配价,它们的价元都是由名词或名词性的词(如代词)充当的。研究名词的配价,可以基本上反映双语词典展开语义平面的方式,而研究动词的配价,则可以了解双语词典如何实现语义平面之间的转换。不过,这些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论题,本文就不再赘言。

附 注

[1] 范晓,张豫峰,等. 语法理论纲要.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 范晓. 论名核结构. 范开泰,齐沪扬. 语言问题再认识:庆贺张斌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暨八十华诞.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4] 刘顺. 现代汉语名词的多视角研究.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 陈昌来. 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2. 陈昌来. 现代汉语语义平面问题研究.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3. 袁毓林. 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 中国语文,1994(4).

4. 张柏然主编. 新时代英汉大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 周国光. 汉语配价语法论略.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 210093)

(责任编辑 陆嘉琦)